

婚姻家庭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汪露露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

2008年12月,冬季,很冷。无论室外的阳光有多么灿烂多么温暖,空气有多么清新,对汪露露来说都是让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毒药。一路上,她在不停地往随身携带的方便袋里吐啊吐啊,吐得连出租车司机都愁眉苦脸地看着后视镜,他也快吐了。

医院规定孕期不足3个月的孕妇不允许看产科,有气无力的汪露露被打发到妇科做检查。从未到这种地方看过病的汪露露一屁股坐在冰冷的塑料椅上等候医生的传唤。走廊中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汪露露觉得胃里又开始翻江倒海般地上下翻腾着,她“哇”的一声将仅存的一点儿液体连同胆汁吐了出来。

在一旁候诊的若干妇女惊慌失措地捂眼捂鼻散开,只留下慌乱的吕森用力地抱住几近昏迷的汪露露不停地叫着:“露露,坚持住。”汪露露觉得眼前有星星,黄色的、白色的、金色的、五彩缤纷的,最后是黑色的……她彻彻底底地昏了过去。

汪露露没有想过怀孩子这么困难和遭罪的事情。现在的她是天天翻着日历牌过日子。每天除了应对那种不断涌上来的呕吐感觉,还要试着平息烦躁的心情。她总觉得这么过下去早晚有一天会自杀。尽管吕森经常说:“你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这个时期要有猪的精神。”可这句话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试想,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上,从哪个角度去想,似乎都没有让汪露露完全能够接受的地方。就算是把自己当成猪,也做不到像猪那样吃了睡,睡了吃。

十月怀胎,哪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汪露露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也就是说,她没有考虑到要孩子和有了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就抱着十二分的热情勇往直前地冲向了战场,可当看到真正的硝烟战火时却临时打了退堂鼓。要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何况怀孩子和要孩子这种事情涉及到一个小生命的生死存亡,这可比上战场还要难啊。性命攸关岂能当儿戏对待?

曾经有那么一丝小小的念头在汪露露的脑海中闪过,就是说,如果不要这个孩子了,吕森会不会杀了她?婆婆和公公以及自己的亲爹亲娘又会怎样看待她?剩下的问题还没有想到的时候自己就接受不了了。作为孩子的妈,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不管怎么说,宝宝在肚子里待了这么久,小东西的的确是汪露露生命的一部分。于是,她干脆放弃胡思乱想继续养胎。

阶段性的早孕反应似乎比书上和朋友们所说的还要顽强,它似乎看透了汪露露的弱点,时不时来个偷袭。

明明是早上睁开眼睛看到窗外明媚的阳光,能够感受到良好的心情,突如其来反胃症状又彻头彻尾地把汪露露折腾得体力不支。又开始看啥啥烦,听啥啥闹心。

汪露露拒绝了电视,除了没有喜欢的节目以外,就是没有顺眼的主持人。每天早早地坐在床上等吕森回家做饭,然后脑海中不停地闪现出各种奇奇怪怪。坐得屁股疼了就躺下,躺着睡不着再坐起来。她不敢给吕森打电话,怕他担心,因为她知道,只要一电话,吕森会在这个时候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马不停蹄地往回赶,她不想再拖他的后腿了。

一次次地冲向洗手间的汪露露突然发现自己最近和洗手间最亲,嗓子眼儿像疏通的下水道一样便利,怎么吃进去的就这么倒出来。

身兼数职的吕森医生每周都会按时给汪露露测量体重。怀孕近4个月,体重非但没长,反而降了2斤。汪露露又脱水了。

再次被送进医院打点滴的汪露露有气无力地拉着同样日渐消瘦的吕森说:“老公,我特崇拜你。”吕森被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弄得摸不着头脑。

“现在我才看出来,兽医也能给人治病。人和猪是有点儿相似啊,以后我叫你吕妈妈,行吗?”“轰!”吕森当即疯了。

穿着棉睡衣的汪露露顿时感到一股热气冲向肚脐。这分明是在吹气儿嘛,哪是在亲。她立刻抓着头发用力地往上拽。吕森龇牙咧嘴地站起来不明所以。汪露露说:“你以为这么吹就能吹出小鸡吗?你吹的是仙气吗?真是白日做梦!”

苦苦熬到孕期反应减淡,汪露露的精神劲又提了上来。除了白天不睡以外,就连晚上也睁着眼睛胡思乱想。吕森躺在她身边觉得一点儿安全感都没有,熟睡中经常被汪露露碰醒,不是说背痒痒就是要加餐。

一天夜里汪露露躺在床上实在睡不着,为了恶补反应期损失掉的美食,一道道菜“嗖嗖”地像走马灯一样从眼前闪过。好家伙,诱惑得汪露露口水直流。于是她麻利地捂着肚子冲下床执笔在便笺纸上写道:“我想吃玉米、茄子、土豆、芸豆、锅贴、莲叶香豆、宽粉、血肠。”然后贴在吕森放在床头柜的眼镜片上。



官场风云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侯卫东在宾馆附近遇到了刘坤和段英

一瓶五粮液,用高脚玻璃杯恰恰能倒四杯,秦飞跃感叹道:“我们喝酒必须要实行改革了,上青林就是一个大酒窝子,每一次喝酒都要搞得死去活来。这种喝法已经落伍了,以后我们内部人不要拼命地喝,今天我定个量,只准喝一瓶,侯卫东除外。”只喝一杯酒,这顿饭就吃得轻松,谈笑间,美食就灰飞烟灭,一瓶酒,侯卫东喝了一半。周强意犹未尽地道:“宾馆新开了一间歌厅,设备好,我们去吼几声,出出酒气。”

几个人离开益杨宾馆的时候,已经是九点过了。侯卫东谎称在城里有亲戚,便在宾馆门口与秦飞跃分了手。“秦飞跃耍得大肆无忌惮了,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侯卫东想到秦飞跃的行为不断地摇头。

等到秦飞跃和周强的小车绝尘而去,侯卫东就准备打出租车到沙州学院的招待所。他站在路边刚刚朝左看,却吃惊地见到了两张熟悉的面孔——刘坤和段英。

两人并排走着。一边走一边谈笑着,刘坤穿了一件黑色风衣。黑色大衣没有扣,里面是一件藏青色西装,很有青年才俊的派头。段英穿了一身灰色长大衣,头发就和小佳一样,烫了一个时髦的小卷发。郎才女貌,颇为般配。

刘坤看见了侯卫东,快活地道:“侯卫东,你在这干吗。”侯卫东这才装作发现了两人,道:“刘坤,段英,是你们。”我和侯卫东是一个寝室,段英和小佳也是一个寝室,我们还真有缘分。等小佳到益杨来的时候,我们一起玩。”

面对着侯卫东,段英内心就微微地起了波澜,这一段时间她与侯卫东多次见面,不知不觉之中心里有了他的影

子。可是侯卫东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如今绢纺厂破产在即,她必须进行自我救赎,刘坤的家庭就是救赎的捷径。

刘坤继续道:“侯卫东,新的交通规划出来以后,各镇都想争取财政资金,竞争得厉害。李县长正在分管交通,有什么事情,你尽管管和联系。”侯卫东看不惯刘坤志得意满的神态,淡淡地道:“今天马县长和李县长已经对上青林公路有了决定,至少给了我们一百二十万。”这话他是在吹牛,因为一百二十万只是李冰的估计数,并不是最终的数字。

刘坤原本就想在段英面前逞能,没有料到侯卫东根本不配合,神色上就有点不高兴。说了几句,侯卫东就托辞有事告别二人。段英知道侯卫东在益杨没有落脚之处,一个人肯定要去住旅馆。想到此,她心里没由来生出些同情,还有丝丝柔情,擦身而过的时候,她禁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当侯卫东上了一辆出租车,心里隐隐有些失落。

刘坤兴致很高,他道:“星期天到沙州去玩,我去找交通局借辆车。”段英没好气地道:“我星期天要睡懒觉,哪里也不想去。”在段英面前,刘坤脾气和耐心都是一流,道:“那中午,我请你去吃鱼,交通局附近新开了一家渔馆,味道还不错。”段英对于刘坤的追求是半推半拒,也就不再拒绝,道:“我知道那家渔馆。我十一点直接过去,你不用来接。”

侯卫东很快回到了沙州学院的招待所。他躺在招待所的床上,望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呆,烦躁的心情渐渐地安静了下来。反反复复想了半天。侯卫东再次明确了思路:“我只是一个渺小的人物,治国平天下太过遥远。现在只能修身齐家,最迫切的目标是想办法在三年内调

重温历史

34年前,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与市长女儿向文燕的爱情,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地震发生,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

张勇一到唐山便来看周海光

“你是女人,我看你能挺到啥时候。”黑子歪着头说。“女人又怎样?我看你能挺到多久。”素云歪着头说。谁也不说话,都用劲,水泥梁一会儿歪向这边,一会儿歪向那边。

何刚和文秀在废墟中坚持四天了,饥饿和干渴消磨着他们对“生”的希望,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处的地方外面已经凌乱地堆起了十几个汽油瓶,余震再来,随时都有可能燃起明火,接着爆炸。他们还在不懈地往外挖着,敲击楼板,在连续敲击十几下之后,听见了外面传来的回应声。那是李国栋带领他的连队正在进行救援。何刚和文秀听到有人喊,激动得大叫:“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在这儿呢……”可是没有回应。

文秀颓丧地说:“何刚哥,别喊了,没用的,我们的嗓子都喊哑了,不会有人听到我们的叫声。”何刚还在喊:“我们在这儿呢……”边喊边用棍子敲击水泥板。

烟越来越大,何刚不住咳嗽。楼道里燃起明火,李国栋和战士们浓烟滚滚的废墟里面寻找,他们听到几块楼板后面传出极微弱的声音,撬开楼板,发现四五个人躺在一个房间里,都已奄奄一息,战士们背起这些人便往外跑。何刚与文秀仍在敲击着水泥板,沙

哑的嗓子喊着救命,但声音在他们自己听起来都很困难。

何大妈来找何刚和文秀,废墟上,李国栋正指挥战士们组织群众撤离,何大妈刚刚迈上废墟,就有几个战士拦住她:“大家快离开,这里到处都是汽油,随时会爆炸,赶快离开。”何大妈一听更急,不顾一切地拉住李国栋的手:“我儿子、儿媳还在里边,快救救他们……”

李国栋略一沉吟,喊一声“跟我来”,冲进废墟,几个战士也跟着他冲进去。燃烧的楼板彻底阻塞了通道,何大妈站在废墟的入口,急切地朝里看。终于,她看见文秀和何刚,文秀和何刚也看到了何大妈,这时火势越来越大,汽油在燃烧,文秀和何刚几乎是在地下的火海中跑向地面。

何大妈看不到儿子与儿媳,只看到火焰喷出来,不顾一切要往里冲,去接应何刚与文秀,两名战士把她死死抱住。接连几声巨响,入口塌下来,楼房塌下来,浓烟灰尘冲天而起,什么也看不见了。

张勇来到唐山,一到唐山便来看周海光,海光还在二五五医院的护理棚里。张勇见面便说:“我知道你受了很大委屈。”海光说:“局长,我没什么,台里的人只有超凡活了下来,专家组留下的都……”“超凡怕也不行了。他一直守在仪器旁,就一个人,两腿没有及时治疗,都感染了,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动了,恐怕要截肢……这还是最好的结果。”张勇说。“这场地震,咱们的损失太大了,地裂缝穿过路南區,主要裂缝沿东北方向延伸,宽三十米,长十六公里,一路穿过民房、围墙和沟渠,原来在地面上的农研所、东新街小学、地委党校、唐山十中、二十九中都消失



到沙州去。而要调动沙州,除了走官道,还需要发财。”

第二天,侯卫东有意放纵了自己,痛痛快快地睡了一个懒觉。直到十点半才起床,等他坐着老牛般缓慢的客车回到青林镇时,已经是下午二点。

下午有党政联席会议,他在青林镇外面的馆子里炒了两个菜,狼吞虎咽地吃了,然后进了镇政府。会议在四点钟准时召开。会议室安了一张椭圆形的桌子,赵永胜、秦飞跃、蒋有财、粟明、晁胖子、唐树刚等人围坐在前排,这是侯卫东第一次参加镇政府的党政联席会,他没有资格坐上圆形桌,而是坐在墙壁前的一排椅子上。

赵永胜主持了会议,他先说了两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直奔了会议的主题:“昨天,我和高乡长去拜访了沙州人大主任高志远,请他出面做工作,将上青林公路纳入1994年县里的交通建设重点工程。高志远是青林镇老领导,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此事,当着我们的面给县委祝焱书记打了电话,提出了由县政府全额投资的要求。祝焱书记答应将此事纳入全年计划。”说到这里,他提高声音,道:“今天上午桂刚主任给我打电话,同一天,同一件事,书记、镇长分别找了县委书记和县长,提出了差异很大的要求,桂主任问青林班子有没有统一的意思?”



了,一座工业城市在短短几秒钟后就变成一片废墟,我是有责任的。”周海光话语沉痛。

护理棚里,护士给伤员们检查伤情,小冰仍哭着闹着要找妈妈。一位男青年问小冰知道不知道妈妈去哪了,是否知道家在哪里,小冰说了地址,男青年说:“小冰不哭了,叔叔知道你家的地方,叔叔带你去找妈妈。”小冰止住哭,跟着走了。

废墟中,远远地,似有孩子的喊叫声,素云侧耳听,越听越清晰,是小冰,小冰在喊:“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呀……”素云听着,浑身颤抖起来,两手扒身边的碎石。她一动,黑子便紧张,往上托水泥梁。素云泪流满面:“我女儿……是我女儿……小冰……小冰……”边叫,边扒。

黑子看一眼素云,看她满面泪水,双手松下来。素云双手乱扒着身下的碎石:“小冰……妈妈这就来……妈妈这就来。”她扭过头对黑子说:“我女儿不能没有妈妈,我要出去,我要出去。”黑子听了,也心酸,看一眼素云,看一眼头上的水泥板。

“你出去吧。”黑子轻声说。黑子看着素云,水泥板对于他已不重要。可是,就在此时,摇晃的水泥板突然下落。素云大喊一声:“快出去。”用劲向自己身上拉水泥板,水泥梁重重压在素云身上,压出一口血。黑子睁眼,水泥板没落下,被半空中一根钢筋挂住,来回晃。扭头看素云,水泥梁压着,只有喘息。黑子迅速爬出来,他跑到素云身前:“你忍着点啊,忍着点。”他想把水泥梁搬起来,但如蜻蜓撼石柱。身后,水泥板落下来,砸起一片烟尘。

不远处,小冰仍在对着空旷的废墟喊:“妈妈你在哪儿……”